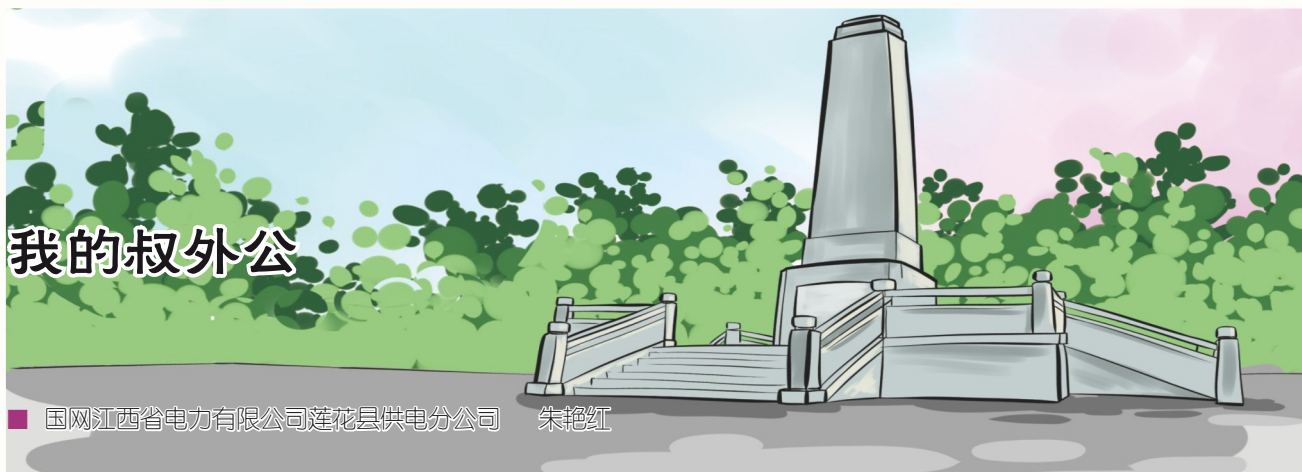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的叔外公陈海德是一名革命烈士，是打我记事起就知道的。儿时，每年的中元节，家里都会烧纸钱遥寄给过世的亲人。一沓沓纸钱分放，用普通的白纸封好，然后，母亲找出放在家里衣柜暗抽屉中的长生簿，依次写上已逝祖先的名字，其中就有我的叔外公。

母亲说，你叔外公年轻时参加红军，打仗时牺牲了。至于是何时何地牺牲的，是一场怎样的战役，母亲并不知道。她只记得她的父亲，也就是我的外公曾经告诉过她，叔叔年轻时就是儿童团书记。外公只有两兄弟，叔外公没有留下子嗣。多年后，外婆生下一儿一女，但男孩不幸夭折，只留下我母亲一个独女。在那个养子防老、重男轻女的农耕年代，我的外曾祖母为此伤心不已。

每年春节，我家房子的大门口都会贴两副对联，一副是我父亲亲笔书写的，每年的内容都不相同；另一副则是印刷体，每年的内容都是“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”12个遒劲有力的黑体大字。儿时的我对此并不了解，好奇地问母亲，为什么我们家跟别人家不一样，要贴2副对联。母亲回答，你的叔外公是一名革命烈士，县民政局每年都会赠送对联慰问烈属。

我很想了解叔外公的那些事，曾问过母亲，家里有他的照片吗？母亲说，那时靠着一点薄田维持生计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哪里还有钱去照照片呀。因此，从小到大，一直到我已过知天命之年，叔外公在我的印象中，就是春节里的对联和家里的长生簿。

真正揭开尘封了近一个世纪的往事，就是2020年冬至的那个周六。这天下午，邻居艳和芳说想去县城附近的景点参观，问我有什么景点推荐。我介绍说，花塘官厅、“莲花一支枪”纪念馆（即宾兴馆）、革命烈士纪念馆都在附近，随时可以去。

在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后，我看到左侧矗立着庄严宏伟的革命烈士纪念塔，高高的塔身上镌刻着“成千成万的先烈，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，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，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”。我信步走向前，只见黑色的花岗岩碑座四周，密密麻麻镌刻着各个乡镇的烈士名录。正对面右下方就是坊楼乡的，在名录首行我惊喜地发现了叔外公陈海德的名字，国家铭记着他。我激动不已，告诉我的邻居们，这就是我的叔外公，我的叔外公是一名革命烈士。

并当即用手机拍照留存。

第二天，我回娘家，母亲说村里人打电话来，要建革命烈士后代的档案资料，父亲已把一家人的名字写好，要我拍照传给办事人员。接着，我跟母亲说起头一天我的见闻，并将拍下的照片拿出来给她看。此时，在为自己是一名烈属后代感到光荣的同时，我还萌生了想了解叔外公到底是怎么牺牲的想法。

在县文联我找到了《莲花县志》和《市县烈士名录》，上面均有我叔外公的烈士资料。上面记载，陈海德，男，1928年参加革命，红军独立师战士，1934年在德安作战时牺牲，时年24岁。为找到详细的资料，后来我又到县史志办查阅了《江西苏区军事史》。从这里了解到，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，为牵制赣江以东敌人，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破坏，叔外公所在的部队准备破袭赣东北的南浔铁路，敌人很快发现了红军的企图，加强了戒备和布防，并以重兵跟踪追击。

1934年2月15日，部队被敌人的追兵包围，在与马回岭紧邻的德安县境内突围战中，我叔外公，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，倒在了血泊之中。叔外公为家国战死沙场，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4岁。N